

295

九十四个小希特勒

科学小说译丛②

本社编

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5印张 210,000字

1931年5月第1版 193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0册

书号 10182·2 定价 0.97元

科学小说译丛 ②

目 录

九十四个小希特勒

.....〔美国〕艾拉·莱文作

陆 菁 范福东 陈晓丹 译(1)

阿克勒斯与达德琉斯

.....〔苏联〕亨利克·阿尔托夫作 启 明译(247)

技术的倒退

.....〔美国〕G·C·埃德蒙森作 昆 仲译(254)

请安静点!

.....〔英国〕亚瑟·克拉克作 西 早译(266)

香芹菜

.....〔苏联〕弗拉吉米尔·彼斯切廖夫作

于 珏编译(280)

〔作家介绍〕 赫·乔·威尔斯.....陈盛基编译(289)

〔资料〕世界科学小说文学奖.....(293)



A 784443

九十四个小希特勒

〔美国〕艾拉·莱文 作

陆 菁 范福东 陈晓丹 译

第 一 章

一九七四年九月里一天的黄昏，一架银黑两色的双引擎小型飞机在巴西圣保罗的康冈赫斯机场的备用跑道上徐徐降落，它慢慢减速，滑向旁边的一个飞机库。一辆轿车早已停在那里。机上三位来客，其中一人身着白色衣服，一齐上了车，向圣保罗市中心白色的摩天大楼建筑群驶去。二十多分钟之后，在艾皮兰格大道的一座状如庙宇似的日本“荣井餐馆”前面停了下来。

三人并肩进入荣井餐馆宽敞的红漆门厅。其中两人着深色西服，身材魁梧，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式；一人长着一头淡黄色头发，另一人满头黑发。走在他们中间的那人显得身材修长，年纪较大，除了一条柠檬色的领结之外，从头到脚全身都是白的。他戴着白手套的手上提着一只装得满满的棕黄色公文皮包，嘴里哼着一支小调，兴致勃勃地四处张望。

穿着和服的衣帽间姑娘对他欠身施礼并嫣然一笑，接过了他的白帽子；当伸手去接他的公文皮包时，他却避开了她的手，转向一位迎上来的、面带笑容的年青日本男子。这人身材瘦削，穿着一身夜礼服。客人用稍带着德国口音的葡萄牙语生硬地一字一句地说，“我是阿斯皮亚祖，我预定了一个单间。”他看上去大约六十岁刚出头，一头剪得短短的灰色银发，长了双生动而快活的棕色眼睛，蓄着整齐的灰色连鬓胡子。

“啊！阿斯皮亚祖先生。”日本人用带着他自己的乡音的葡语

大声说。“为您们一行人所准备的宴席全安排妥当了！请这边来，楼梯上面就是。我保管您一看见我们的安排就会满意的。”

“我很高兴，”穿白衣服的人笑着说，“住在城里可真够舒服的。”“您住在乡下？”穿白衣服的正跟着那个黄头发的上楼，他点了点头，叹了口气，冷淡地说：“是的，我住在乡下。”那个黑头发的跟在白衣人身后，日本人则走在最后，他大声说：“右手边第一个门，在进去之前请先脱鞋。”

黄头发的探身从墙上八角形的小窗向里屋看了一眼，接着，手扶着门柱，向后提起脚把鞋甩掉。穿白衣服的站在走道地毯上，伸出穿白鞋的脚，黑头发的弯下身去替他解开边上的金鞋扣。黄头发脱鞋之后，将鞋摆在一旁，推开雕刻精致的门，迈入一间淡绿色调的房间。日本人利索地用脚趾蹬掉皮鞋。“阿斯皮亚祖先生，这是我们最好的房间，”他说，“很舒适。”“的确如此，”穿白衣服的用戴着白手套的指尖支着门柱，看着那黑头发的给他脱去另一只鞋。

“我们的特等晚宴七点开始，要啤酒，不要日本米酒，饭后上白兰地和雪茄。”

黄头发走到门口，他脸上尽是一块块白色的小疤，一只耳朵上缺了耳垂，他点点头后又退了回去。穿白衣的鞋跟特别高，脱了鞋后就矮了一截。他进到房内，日本人跟在后面。

房内很凉爽，一股香甜的气味扑面而来。长方形的房间四壁饰着丝织品，地板上铺着淡绿色的“榻榻米”^①，烘托出虚无飘渺的气氛。一张黑色长方形的矮脚桌上已摆好了白色的杯碟。桌子的三面围着配有竹框底的、白、褐两色花纹座垫，两个长边各摆上三张靠背和三副餐具，在上首也摆了一张靠背和一副餐具。桌子底下有一个小搁脚浅池。在右边靠墙放着另一张短脚黑桌，桌面上安好了两个电炉。对面则是一排黑框白纸的拉门式屏风。

①“榻榻米”——日本式草席。——译注

“招呼七位可是绰绰有余了，”日本人指着中间的桌子说，“我们还安排最好的姑娘来服侍诸位。她们也是最漂亮的。”他笑着，扬起了眉梢。

穿白衣服的指着拉门式屏风问道，“后面有什么？”

“另外一间雅座，先生。”

“今晚要用吗？”

“还没有人预订，也许有别的宴席要用。”

“我订下了。”穿白衣服的示意黄头发将屏风拉开。

日本人看了看黄头发，又回过头看着穿白衣服的。“那间是六人雅座，”他捉摸不透地说，“招待八个人也凑合。”

“当然，”穿白衣服的信步踱向房间的一端说，“我再付上八个人的费用。”他弯下腰去察看安在桌面上的电炉。鼓鼓囊囊的公文皮包蹭着裤腿。

黄头发将屏风缓缓拉开，日本人急忙上前去帮他，也许是怕他把屏风搞坏了。展现在眼前的里间与外间全然一样，只是天花板的照明板是暗色的，下方的桌子备好了六人的餐具和座位，每边可坐两位，每端各坐一位。穿白衣服的掉转头看着里间，日本人在屏风边很不自然地对他笑着。“只要没有人预订，就不劳您破费，”他说，“到时也只收您楼下和楼上的差价。”

穿白衣服的好象十分惊异，说，“妙极了！谢谢你。”

“劳驾您，”黑头发对日本人说，他站在屋里靠门口的地方，暗色西服满是皱纹，黝黑的圆脸上全是汗水，油亮亮的。“有办法把这个堵上吗？”他指了指身后墙上八角形的小窗。他的葡萄牙语夹杂着巴西口音。

“那是姑娘们用的，”日本人急忙解释，“她们得看看能否上下一道菜。”

“那无所谓，”穿白衣服的告诉黑头发说。“你在外面看着。”

黑头发说：“我以为他能……，”他抱歉地耸了耸肩。

“一切安排都令人满意，”穿白衣服的对日本人说，“我的客人

八点到达，所以……”

“我会引他们上来的。”

“不必，我的人将有一个在下面等候。席后我们要在这儿开个会。”

“如果您乐意，可以一直呆到凌晨三点。”

“但愿不必如此！一个小时足够了。现在，请给我送一杯杜波涅特酒，要红的，加冰和一片柠檬。”

“是的，先生。”日本人欠身鞠躬。

“室内照明能再亮些吗？在等候的时候我打算读点儿东西。”

“对不起，先生，灯全打开了。”

“那就将就一下吧，谢谢您。”

“该谢谢您，阿斯皮亚祖先生。”日本人再次鞠躬，对黄头发施礼则轻些，对黑头发仅是稍一欠身。然后就快步离开了。

黑头发把门关上，面对着它站着，高高抬起双手，弯起手指，象弹钢琴似地在门框上摸索起来，双手慢慢向两边移开。穿白衣服的走过去背向小窗站着。黄头发走到桌首的靠背椅边蹲下，压了压白褐两色花纹的座垫，把它们从竹框上取下来搁在一边。他仔细察看竹框，把竹框翻了个个儿看看下面，然后把它和座垫放在一起。他摸了摸桌首周围的“榻榻米”，伸开手指摸了摸编在席上的草辫绳，还轻轻地压一压。

他跪下，将黄脑袋伸进桌面下面察看搁脚池。他匍伏着身子，侧过头，眯着一只蓝眼睛向上察看桌面底部，仔细地看了个遍。

他从桌子底下退出来，拿过那个竹框，将那两个座垫又安了上去，将靠背摆得更妥当些。然后站了起来，毕恭毕敬地立在靠背后面。

穿白衣服的走过来，解开上衣钮扣。他把公文包放在地板上，转过身，握着靠背的扶手小心翼翼地坐下去，在桌下蜷起腿，把脚伸向搁脚池。

黄头发弯下腰，把住靠背，将他往桌边推了推。

“Dank,”^①穿白衣服的人说。

“Bitte,”^②黄头发应道，走过去站着，用背挡住墙上的小窗。

穿白衣服的一面脱下一只手套，一面赞许地看着面前的桌子。黑头发高举着双臂，慢慢地横着身子移过两房之间的穿门，手指顺着凸出的黑色墙楣顶部触摸着。

传来一记轻轻的叩门声，黄头发走向门口，黑头发转过身来收起双手。黄头发凝神静听了一下，打开房门。低头走进来一个身着粉红色和服的侍女，她手捧托盘，上面放着一只被冰块碰的叮当作响的玻璃杯。她穿着白色布袜的双脚踏在“榻榻米”上发出沙沙的响声。

“啊！”穿白衣服的卷起手套高兴地赞叹道。当这个侍女、一个脸庞扁平的女人，在他身边蹲下，移开他面前盘子中的餐巾和筷子时，他的兴致顿时大减。“你叫什么名字？亲爱的。”他强作喜欢地问道。

“鹤子，先生。”侍女在桌上摆上一个纸杯垫。

“鹤子！”穿白衣服的睁着大眼，撅起嘴唇，看着黄头发，又看看黑头发，好象和他们一道对一个了不起的发现惊叹不已似的。

侍女摆好那杯酒后，立起来向外退去。

“鹤子，在我的客人来到之前，不要让人打扰我。”

“是的，先生。”她转过身去，踏着碎步匆匆离去。

黄头发关上门，又走过去挡住小窗，黑头发也转过身子，又举手触摸起来。

“鹤——子——”穿白衣服的一面说一面将公文包拉近身旁。他用德语说：“假如她也算‘漂亮’，那不太漂亮的不知该是什么模

① 德语：谢谢。——译注

② 德语：不客气。——译注

样儿了？”

黄头发噗哧一笑。

穿白衣服的用手指掀开公文包的按锁，将它整个翻开，把手套卷着塞进一头，翻了翻里面的纸张和牛皮纸信封，从中抽出一本薄薄的杂志。这是一本《刺血针》，英国的医学周刊。他把它放在桌上盘子旁边。两眼瞄着封面，从上衣内袋里掏出一个磨旧了而且褪了颜色的带有细针绣花边的眼镜盒，从中取出一副黑框眼镜。将眼镜腿支开，戴上，把盒子装回衣袋，手指捋着他那稀疏而又粗硬的胡子。他的手掌不大，红嫩嫩的，十分干净，看起来象年青人的手。他上衣内袋取出一个金烟盒，上面刻着一行长长的手写体题词。

黄头发站着挡在小窗前。黑头发在检查墙壁，地板，备餐桌和其他竹靠背。他移开桌子中间的一套餐具，在桌面上铺上自己的手帕，踩了上去，用螺丝刀打开了头上四边镀铬的照明板。

穿白衣服的正读着《刺血针》，不时啜上一口杜皮涅特酒，叼着一支烟。他故意地通过上牙的牙缝啾啾地吸着气。偶尔，他好象对读到的内容感到十分吃惊，有一次竟感叹地用英语喊道：“大错特错了，先生。”

*

*

*

客人们在四分钟之内陆续到齐了。第一位在八点差三分时将帽子存放在衣帽间，而没有寄存他的公文包，最后一名是在八点过一分到的。每个人都在穿过等候的人群和成双成对的伴侣之后，被身穿夜礼服的日本人彬彬有礼地引向站在楼梯口的黄头发那里。他们交谈了几句后便被带到楼上，交给黑头发，黑头发指着排列在开着的门边那些鞋子，示意他们脱鞋。

六个衣冠楚楚的商人，看上都是大约五十五岁。他们的皮肤养护得很好，都是些北欧人。他们穿着袜子，彬彬有礼地相互点头致意，欠着身子用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向穿白衣服的男人作自我介绍。“我叫伊格内修·卡里拉斯。很荣幸见到您。”

“哈罗！你们好啊！我站不起来了，卡在这儿了。这位是里约热内卢来的乔斯·德利玛。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伊格内修·卡里拉斯。”

“博士，我是乔治·拉莫斯。”

“我的朋友！你的兄弟是我的得力助手。原谅我不站起来了，卡住了啊。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伊格内修·卡里拉斯，里约热内卢来的乔斯·德利玛。来自本地圣保罗的乔治·拉莫斯。”

客人之中有两个原是好友，这次重逢使得他俩喜出望外。“我在圣地亚哥！你到哪儿去了？”“在里约热内卢！”另外一人在介绍自己时脚后跟一并，但没碰响，“我是阿雷格里港来的安东尼奥·柏兹。”

他们凑近桌子两旁，对自己的古怪可笑开着玩笑，吭吃吭吃地入了座，将公文包或小提包紧挨着自己放好。抖开餐巾，向一个文雅地蹲在一旁的年青漂亮的侍女点着自己要的饮料。脸庞扁平的鹤子在每人面前摆上一条热气腾腾卷着的毛巾，穿白衣服的和他的客人们颇象回事地拿起来擦着手，揩揩嘴。这一揩不要紧，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显然都被揩没了，德语冒出来了，他们介绍了各自的德国姓名。

“啊！我知道你，你曾在斯坦格尔手下任职。是在特雷布林卡^①吧？”

“你是说‘法尔恩巴赫’吧？我妻子也姓‘法尔恩巴赫’，出生在靠近法兰克福的朗根。”

饮料和几盘开胃小菜都端了上来——有小虾和干炸丸子。穿白衣服的向大家示范如何使用筷子，内行的在指点着外行的。

“老天爷！还是来把叉子吧。”

“不要，可别拿。”穿白衣服的哈哈笑着对年青漂亮的侍女说。“我们会叫他学会的！他得学会才行！”

① 波兰地名。——译注

这个侍女叫茂莉。另一个穿着一身不起眼和服的侍女正将盘子和带盖的海碗端给站在备餐桌边的鹤子，她羞红着脸说：“我叫美子，先生。”

这些男人边喝边吃，话题扯到了秘鲁的地震和美国新总统福特。

上了一碗碗的清汤，接着又是一盘又一盘的菜，既有生的也有油炸的。茶杯里斟上了茶。

这些人又谈到了石油所引起的局势，以及以色列为此而越发失去西方的同情。

又上了几道菜，炒肉丝，龙虾块……还有日本啤酒。

现在，议论起日本女人来了。克雷斯特·卡里拉斯是个瘦弱单薄的人，还装了一只玻璃假眼，这假眼显得十分呆滞。他说起了一个朋友在东京逛妓院荒唐滑稽的故事。

穿夜礼服的日本人进来询问他们是否满意。“第一流！”穿白衣服的对他说。其他人也用混杂着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德语的话表示同意，“好极了。”

饭后的水果是西瓜，至于茶，又斟了一遍。

他们谈起了钓鱼和烹调鱼的各种办法。

穿白衣服的要求茂莉嫁给他。茂莉笑着推托，说她已有了丈夫和两个孩子。

这些男人们都离开了吱呀作响的靠背站了起来。有的绷直脚尖踮着，伸伸懒腰，拍拍肚子。穿白衣服的和其他几个到走道里找洗手间去了，留下的人就谈论起他。说他是如何迷人。他是六十三岁？还是六十四岁？在这样的年龄还显得如此活泼年青。

出去的人回来后，第二批人又出去了。

桌子擦得漆黑闪亮，摆上了小酒杯、烟灰缸和一盒玻璃管装的雪茄。茂莉依次逐个蹲下斟上一点琥珀色的白兰地。鹤子和美子在备餐桌旁低声说话，仿佛对撤席有些意见不合。“姑娘们，出去。”穿白衣服的边说边回到自己的席位，“我们想私下谈谈。”

鹤子嘘着催美子先走，走过他身旁时道歉地说：“我们待会儿再来收拾。”茂莉给最后一个杯子斟上白兰地，将酒瓶放在无人坐的桌子下首，也忙不迭地向门口走去，刚好碰上其余的客人进来，她低头闪在一旁。

穿白衣服的将身子沉到靠背上，法尔恩巴赫——帕兹帮他靠背摆好。

黑头发在门口探进头来，数了数人，然后将门带上。

这些男人们都分别在靠背上就坐，认真起来了，没有谈笑声，传递着雪茄烟盒。墙上的小窗被外面穿着深灰色西装上衣的人给挡住了。

穿白衣服的从他的金烟盒中取出一支烟，合上烟盒，瞧了瞧，把它递给坐在右侧的法尔恩巴赫。法尔恩巴赫摇摇光头想推掉，忽然醒悟这是让他看些什么，而不是吸烟；于是接过了盒子映着亮处端详。他认出了什么，一双蓝眼睛瞪得大大的。在他凝想时缩起的厚嘴唇嘶嘶地抽着气。他兴奋得两眼闪亮，对着穿白衣服的笑着说，“太妙了！比一枚奖章还强！”他将盒子递向旁边的克雷斯特的，看着穿白衣服的说，“可以吗？”

穿白衣服的点头同意，现出一丝笑纹，两颊涌上了红晕，他拧头对着左边客人将香烟就着为他擦亮的打火机上。在烟雾中他眯着眼睛，将公文皮包拉近些，再次将它翻开。“太棒了！”克雷斯特的说，“瞧瞧，施维默。”穿白衣服的在皮包中抽出一迭纸，放在面前，推开盛着白兰地的酒杯。他将香烟搁在一个白色的烟灰缸上，看着年轻英俊的施维默将烟盒伸手递给对面的蒙特。他从上衣的内袋中取出眼镜盒，从盒中取出眼镜，对施维默和克雷斯特的投来的钦慕不已的笑容报以一笑，将眼镜盒放回衣袋，晃开镜腿，戴好。蒙特长长而低沉地吹了一声口哨。穿白衣服的拿起香烟，津津有味地吸了一口，又搁回烟灰缸上。他抚平面前那迭纸，审视着最上面那一张，伸出手去取白兰地酒杯。特罗伊斯太纳连声赞道：“唔，唔，唔！”穿白衣服的小口啜着白兰地，手指随

意掀动着那迭纸的边角。

烟盒由赫森传回来给他。赫森满头银发，憔悴的脸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能有这么一件东西真是太好了！”

“当然，”穿白衣服的得意地点点头，“我因为有它而感到无比的骄傲。”他将盒子放在那一迭纸旁边。

“谁不是呢？”法尔恩巴赫说道。

穿白衣服的将小酒杯搁到一边，说，“孩子们，该谈正经事了。”他低下长着一头银色短发的脑袋，把眼镜向下压了压，从镜框上部看着在场的各位。他们都聚精会神地面对着他，雪茄都老实地捏在手上，屋子里顿时静下来，只有空调机在低沉地嗡嗡作响。

“你们都知道这次出去是干什么的，”穿白衣服的说，“也知道这是件长期的工作。我现在谈谈细节。”他把头向前凑过去，透过眼镜读着，“九十四名男人必须在今后两年半中在指定，或接近指定的日期死去，他们之中十六名在西德，十四名在瑞典，十三名在英国，十二名在美国，十名在挪威，九名在奥地利，八名在荷兰；丹麦和加拿大各有六名。总共九十四。第一名要在，或接近十月十六日死去；最后一名要在，或稍前稍后于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死去。”

他仰在靠背上，又看了看在场的各位，说，“到底为什么这些男人非死不可呢？以及为什么要分别死在或接近于特定的日期呢？”他摇了摇头。“现在还不能告诉诸位，以后是会让你们知道的。现在我仅仅能告诉你们一件事，即他们的死亡是一项行动计划的尾声。为了这项行动计划，我本人和同志社^①领袖曾花费了许多年月，进行了巨大努力，耗去了社里的许多财产。这是本社有史以来采取的最重要的一项行动，恐怕用‘重要’二字来形容还

① “同志社”：作者在本书中描写的活动于南美的纳粹余孽的一个组织。——译注

远远不够分量，雅利安民族的希望和命运全在此一举了。这绝非夸张，我的朋友们，雅利安同胞们的使命——掌管和支配斯拉夫人、犹太人、黑种人和黄种人——将要实现，如果行动成功的话；而一旦行动失败，雅利安民族则注定要灭亡。所以，你们看，‘重要’并不是一个分量足够的词。是否可以用‘神圣’二字？对，这样更贴切一些。你们参加的是一次神圣的行动。”

他捏起香烟，弹去烟灰，将短短的香烟小心地凑到嘴唇之间。

这群人一个个肃然起敬，一言不发，面面相觑。他们不时想起抽一口雪茄或呷一口白兰地。然后又都望着穿白衣服的人；他在烟灰缸上将烟头捺熄，眼睛盯着他们。

“你们离开巴西时将用新的身份，”他说着，碰了一下身边的公文皮包。“一切都齐备了，全是真货色，可不是伪造的。你们在今后两年半里将有大批经费。用钻石支付。”他笑了，“恐怕在过海关时得用那种不大令人舒服的办法携带它。”

这群人都笑了，耸耸肩膀。

“你们每人要处置在一个或两个国家里的这些人，每人负责十三至十八人。这些人中有些会自然死亡，他们已有六十五岁了。但寿终正寝的还是少数，因为当他们在五十二岁时还处于极佳的健康状态，连初患小病小恙的迹象都没有。”

“所有这些人都是六十五岁？”赫森发问道，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情。

“几乎都是，”穿白衣服的说，“也就是说，当他们的死期来临时都是六十五岁。有几个会差一两岁。”他掀开刚才念过的记录着国家和人数的那张纸，捡起另外九、十张纸。“地址，是这些人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的地址，但你们能够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他们现在的住处。多数兴许还在老地方。他们都是有家的人，流动性不大，多数是政府雇员——税务官、学校校长，诸如此类；都有点小职小权……。”

“这也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吗？”施维默问道。

穿白衣服的点了点头。

赫森说，“这真是一组十分相似的人物！是与我们作对的另一个组织的成员？”

“他们甚至彼此互不相识，也不认识我们。”穿白衣服的说，“至少我希望他们如此。”

“他们现在都该退休了，是不是？”克雷斯特问道，“如果是六十五岁的话。”他的假眼珠子望着别处。

“是这样，多数可能会退休，”穿白衣服的赞同地说。“但如果他们搬家了，你们放心，他们一定会留下搬迁的准确地址。施维默，你管英国，才十三人，最少。”他递给克雷斯特一张打了字的纸，让他传给施维默。“这并不是小看你的能力，”他对施维默笑笑，说，“相反，这正是看中了你的能耐，我常听人说你装成英国人，甚至连女王本人都不会疑心。”

“你真会奉承人，老先生，”施维默慢条斯理地用牛津腔英语说道，一边瞄着那张纸一边摸着红黄色的小胡子，“而您知道，老姑娘可不都是那样聪明呀。”

穿白衣服的笑了，“这份才干会被充分证明是有用的。虽然你的新身份和其他人一样，是德国侨民。孩子们，你们都是巡回推销商，也许在任务空暇之时，你们有机会去结识一些农村姑娘。”他看看下一张纸，“法尔恩巴赫，你到瑞典去旅行。”他将这张纸传往右边，“有十四名‘顾客’等着买你那些高档进口货。”

法尔恩巴赫向前倾着身子，接过了单子，他那光秃秃的眉头拧成一团。“都是政府的老雇员，”他说，“杀了他们，我们就可以实现雅利安民族的使命？”

穿白衣服的看了他一阵，“法尔恩巴赫，这是个问题还是个申明？”他问道。“听到句末有点儿象问题。如果是这样，真叫我惊奇。因为你，和你们所有的人之所以被挑选来参加这次行动，是因为你们都有只干不问的忠诚，以及其他各种素质和才干。”

法尔恩巴赫缩了回去，紧闭着厚嘴唇，扇动着鼻翼，满脸

通红。

穿白衣服的拿着几张被曲别针夹在一起的单子，“不是问题，法尔恩巴赫，我看准是个申明，”他说，“既然是那样，我就该稍稍地修改一下；杀死了他们，你就为使命的实现铺平了道路，……。这一天是终究会来的，并不是说会在一九七七年四月这九十四个人全部死去之时，而将来总有这么一天。你们只需服从命令。特罗伊斯太纳，你负责挪威和丹麦。”他把这几张单子传过去，“一国有十名，另一国有六名。”

特罗伊斯太纳接过单子。他板着血气很盛的方脸，显得冷酷无情，也透露出他对命令毫无疑问，一味顺从的个性。

“荷兰和德国北部，”穿白衣服的说，“划给克雷斯特新军士。也是十六名，各八名。”

“谢谢您，博士先生。”

“德国南部的八名和奥地利的九名，共十七名，交给蒙特新军士。”

蒙特长着圆脸，理平头，戴着一副眼镜，他咧嘴笑着等候单子传给他，“我到奥地利动手的时候，不会忘记‘关照’一下雅可夫·利伯曼的。”将单子递给他的特罗伊斯太纳咧嘴一笑，露出金牙。

穿白衣服的说：“雅可夫·利伯曼自个已是够受的了：日益衰老，体弱多病，以及他存入那笔犹太人款项的那间银行的破产。现在他四处追寻的是讲学合同，而不是我们。不要理他了。”

“当然，”蒙特说道，“我只是开个玩笑罢了。”

“我可是说正经的，在警方和新闻界看来，他是个令人厌烦的、惹事生非的混蛋，他有一只公文柜，里面尽是一些令人心惊肉跳的材料，把他杀了的话，你就反而可能将他化为一个为人所遗忘的英雄，而那些尚在人世的仇敌却要受到追捕，”穿白衣服的人说道。

“我从未听说过这个犹太狗杂种。”

“我要是也能这么说就好了。”

大家都哈哈笑了起来。

穿白衣服的将最后两页名单递给赫森，“至于你的嘛，十八名，”他笑着说，“十二名在美国，六名在加拿大。我指望你不愧是赫森的兄弟。^①”

赫森扬起他那满是银发的头，说，“请放心，”两颊象刀削一样的脸上泛出一股傲气，“您就等着瞧吧。”

穿白衣的环视了一下眼前这几个人，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这些男人要在他们名字下面标明的日期的当天——或前后——被处死。当然‘当天’要比‘前后’好些，但区别甚微。相差一周左右不会有什么大关系。甚至错前错后一个月也马马虎虎过得去，只要各位有理由认为，这样执行任务冒的风险会少一些就行了。至于方法，——请自便，只要方式不同，不至引起关于预谋的猜测便可。不应让各国当局觉察到这是一项行动计划在进展之中。各位是不会感到为难的。要记住：他们都是些六十五岁的人，视力衰退，反应迟钝，力衰体弱。往往会驾车不甚高明，过马路不够留神，会跌跤，是无赖们抢劫、动刀子的好目标。有几十种办法能将他们干掉而不至引起上层的注意。”他笑了笑，“我看你们是准能找到办法的。”

克雷斯特说，“我们能不能雇用其他什么人去执行任务或充当助手呢？——如果这样做看来是完成任务的最好方法的话。”

穿白衣的两手一摊，现出诧异的样子，“各位都是明智而善于判断的男子汉，”他提醒克雷斯特说，“所以才把各位挑来。你们觉得任务该怎么完成，就怎么完成好啦。你们大可以放手去施展，只要这些人能按时死去，而当局又不至怀疑这是一项预谋的行动就行。”他竖起一个指头，“不，不能完全放手，对不起。还有个附带条件，而且是个很重要的附带条件。我们不想把这些人

① 作者虚构本书中的赫森为当年纳粹党卫军头目之一赫森的兄弟。

——译注

的家属牵扯进来，既不要让他们成为任何形式的‘事故’的受害者，也不要使他们成为同谋——比方，就他们年轻的妻子而言，容易接受浪漫的请求。我再说一遍：无论如何不要涉及家属，只能找外人当同谋。”

特罗伊斯太纳发问道，“干吗我们得找同伙呢？”克雷斯特说：“因为你永远也说不准自己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蒙特看着手上的一张单子说，“奥地利我可是跑遍了，可这上面有些地方我连听都没听过。”

“就是嘛，”法尔恩巴赫看着他手中唯一的一张单子发起了牢骚，“我熟悉瑞典，但从来未听说过什么‘拉斯保’。”

“那是距乌普萨拉东北大约十五公里的一个小镇，”穿白衣服的说，“你指的是伯梯尔·赫丁吧？他是那儿的邮政局长。”

法尔恩巴赫扬起眉梢瞧着他。

穿白衣服的看到了他注视的眼神，笑了，耐心地说，“干掉邮政局长赫丁，如我刚才所说的是非常重要——我又说错了——神圣的。好了，法尔恩巴赫，拿出当年当兵打仗那股勇敢劲头来吧。”

法尔恩巴赫耸耸肩，又看了看那张单子，“您是……那个医生，”他说。

“鄙人正是，”穿白衣服的说，一边脸带笑容地转过身去拿公文包。

赫森看着他手里的几张单子说，“可真还有个好地方，坎卡基。”

穿白衣服的说，“就在芝加哥城外。”他从皮包里捧出一迭子牛皮纸大信封，摊在桌子上。有六只，鼓鼓囊囊的，每个在角上都标了名字：卡布罗尔，卡里勒斯，弟利马——一个小酒杯从滑下的信封边被一把拿开了。

“对不起，”穿白衣服的说，仰身到靠背上，示意他们把信封给分了，并摘掉眼镜。“先不要在这里拆开，”他说着，捏了捏和擦了擦鼻子。“今天早上我自己都查对好了，它带有合格签证的德